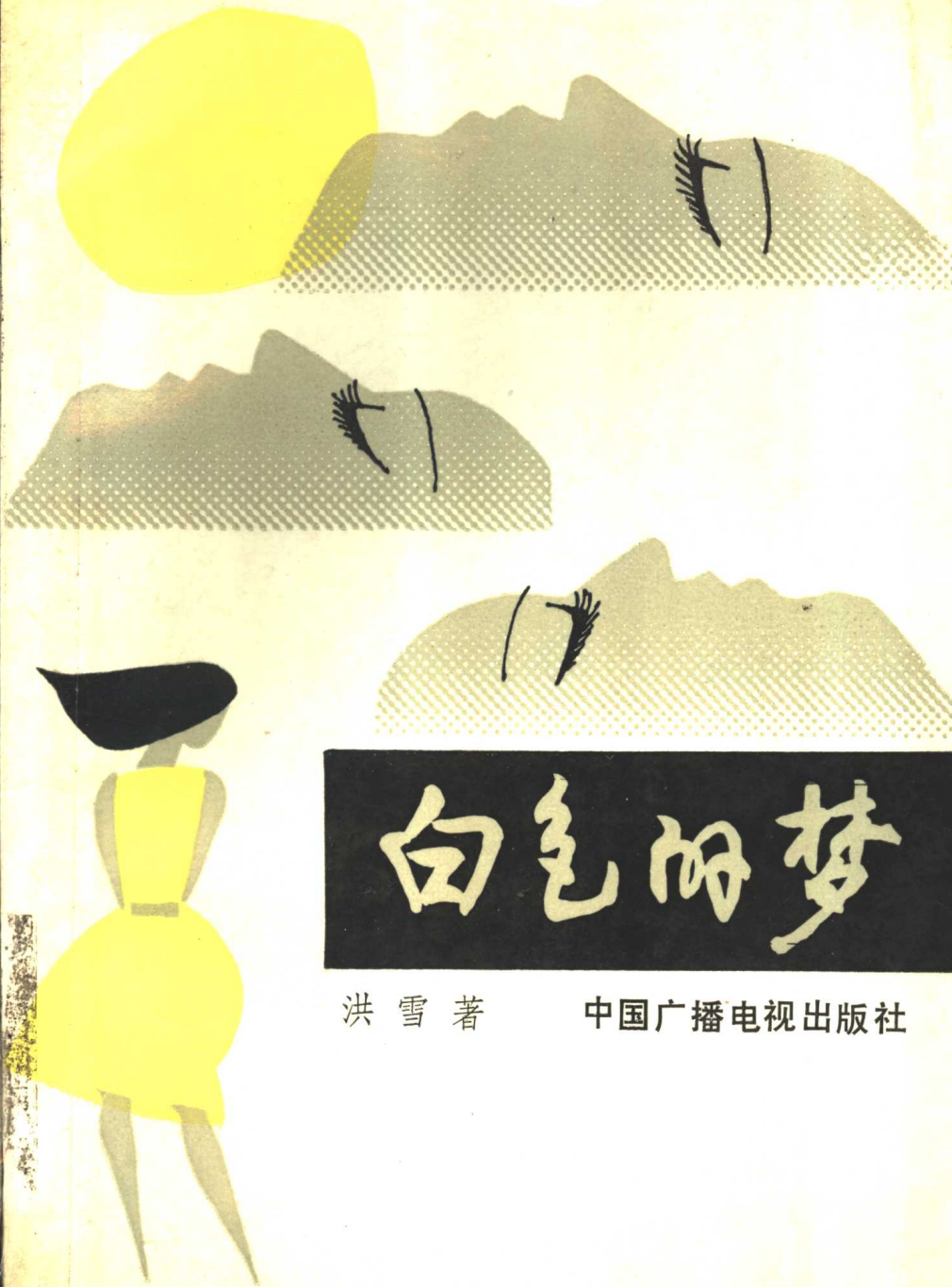




白色丽梦

洪雪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白 色 的 梦

洪 雪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北京

白 色 的 梦

洪 雪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视部灰楼邮政编码10086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 13.125印张 30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 6.50元

ISBN 7-5043-1115-4/I·107

谨以此书

献给改革开放中的中国人民



都市，据历史学家们说，不论是东方的都市，还是西方的都市，都是人们在经济和政治的争斗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要争斗，就需要人多，乡村的人就要往都市里跑；人多了，自然新事怪事就出得多了；新事怪事多了，人们的梦境就必然多起来了……恶梦、怪梦、苦梦、喜梦、美梦……意想不到的梦，荒唐可笑的梦，难以捉摸的梦，不三不四的梦，情趣极妙的梦……赤橙黄绿青蓝紫已不能囊括都市人梦境的全部色调了。

人，只能看到自己的昨天。

对于自己的明天，任何人，全是惘然无知的。

从寒冬过来的人，最懂得太阳的温暖。目睹过“十年动乱”的人，更觉和平建设的幸福。一九八二年，省城，一座规模巨大的都市，人们已经从动乱的泥坑中爬了出来……发愤努力，改革开放，开展现代化建设，医治十年动乱给这座都市带来的创伤，把共和国土地上的这页画卷画得更加美好……夜深，蓝天星光闪烁，大地月光如银，许多学者、教授、科学家正无声无息地在灯光下奋笔疾书，呕心沥血，为勾画这座都市的蓝图而在贡献自己的力量和心血……风雨，不论是在狂风暴雨中，还是在雨后泥泞的路上，随时都能看

到许多满头白发的动乱年代中被打倒的现在又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平反冤假错案，制定建设规划，以带领这座都市的人们奔向现代化……千千万万的工人，十年动乱中丢掉了技术，丢掉了信心，今日时机来了，熔炉前、织机旁，磨拳擦掌，挥汗如雨，加倍地工作与学习，他们要把时间夺回来，以把这座都市打扮得更加美丽更加漂亮……往日那些无业人员，也纷纷办起了个体的书摊、商店、小饭店、小杂货店、夫妻理发店、夫妻服装店……省城一九八二年改革开放中的省城，人们都在紧张繁忙地工作着，劳动着，确乎是国泰民安，一派繁荣、兴旺、发达的景象；生活在这座都市里的人们，谁都想在这幅壮观美丽的画卷上添上自己的一笔……

紧张，繁忙，勤勤恳恳地劳动，一丝不苟地工作；天变，人变，一九八二年这座都市的面貌也在日异地变化着；变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繁华闹市区。

这座都市的繁华闹市区，并不算长，最多也不过就是三华里，远东大街，赫赫有名。闹市区的两头各有一家饭店。街东头路南的是“香喜”饭店，它是座两层楼的楼房，一楼是营业室，二楼是办公室和仓库。街西头路北的是“春和”饭店，它是由一群平房组成的，几座大房子是营业室，另有几排小房子是办公室和仓库。两家饭店的中间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有省城最大的百货大楼，有刚刚兴办起来的远东贸易公司，有驰名全国的大上海时装公司，有省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华夏大酒店，有历史悠久的瑞蚨祥布店，有省城家用电器第一批发部，有东方图书公司……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贸易兴隆，一派大都市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相形见绌。

省城赫赫有名的远东大街两头的香喜饭店和春和饭店就显得极为寒酸和穷气了。

万象更新。

香喜饭店一座十六层的现代化的大楼平地拔起，外镶淡黄色的瓷瓦，内用进口的装饰材料，电子感应自动开关的茶色玻璃大门。卧室、餐厅、酒馆、咖啡厅、舞厅、交易厅，样样俱全，配套成龙，是中外旅游者住宿、吃饭、娱乐的好地方，也是中外客商谈生意做买卖的好场所。女服务员穿一件大红色的连衣裙，男服务员穿一身砖红色礼服呢的西服。饭店的名字也改了，门匾上是“香喜宾馆”四个金色大字，富丽堂皇，很有气派。

春和饭店地面大，有条件，盖起了几座大屋顶中式建筑，呈“品”字形，青砖砌成的墙壁，尖屋顶上是闪闪发光的绿色瓷瓦。左边是中外宾客的卧室，右边是餐厅、咖啡厅、交易所，还有一个宽大的院落，小桥流水，碧池游鱼，翠竹荷花，假山喷泉，建起了一个小花园。男女服务员都穿了一身青礼服呢西装，西服领带，十分讲究，很有特色。为招徕中外宾客，取名为“春和苑”宾馆。

两家宾馆同时竣工，同一天开业。

就在香喜宾馆和春和苑宾馆开业的前两天，香喜宾馆来了一位顶替她爹工作的乡村姑娘；春和苑宾馆来了一位顶替他父亲的乡村小伙子。虽然这两位乡村青年都穿上了时髦服装，但并未掩盖住山风吹过的那红红的而又显得很粗糙的脸色，走路，吃饭，言谈话语，一举一动，都显露出了乡村习俗。一伙大宾馆里的城里生城里长的少男少女们就把眼睛和

嘴巴盯在了这两个乡村青年的身上了。

香喜宾馆的人们都喊这位乡村姑娘是“乡村妹子”。

春和苑宾馆的人们都管那位乡村小伙子叫“老赶小子”。

“乡村妹子”、“老赶小子”这两个现代都市里的有趣有味的名词便落在了这一对刚刚进都市的乡村青年的身上了。

“乡村妹子”，她是叫秦香喜，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香喜”，是她出生的那年，香喜的爸爸在香喜饭店里被评为模范标兵，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参加了市里的群英会，恰恰在这时，香喜来到了人间，因而得此佳名。

“老赶小子”，姓劳名盖，也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他与秦香喜是同村。

昨天的事，也就从这两个乡村青年人进都市的时候开始了。

二

快乐和烦恼是伴随人生的两件最为平常而又经常发生的事情。人生犹如一个摆钟，只要活着，摆钟就不会停止，不在快乐一边，就在烦恼一边，快乐一会，烦恼一会。再快乐的人也会有烦恼，再烦恼的人也会有快乐。贾府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穷也有穷的快乐。永远快乐或永远烦恼的人是绝对没有的。一个人死了，摆钟也就停止了。当摆钟是在快乐一边时，人死了，人们就觉得他是永生快乐，其实烦恼他一点也不少；当摆钟是在烦恼一边时，人死了，人们就觉得他是永生烦恼，其实快乐他也不比别人少。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当官的人，还是平民百姓，上帝给予他们快乐和烦恼的机会是均等的。

有人说过，人生就是在快乐和烦恼的交接中度过的。

十一月三日省城的夜晚，浮云布满了空中，飘飘浮浮的，淡一块，浓一块，天空像挂着一幅褪色不匀的灰色的布，弯弯的月牙从朵朵浮云里钻来钻去的，有时它会透过云层洒下淡淡的清冷的月光；有时它会被乌云遮住，透不出一丝月光，人们都管这样的夜晚是“月黑头天”。这天的晚上，进城一月的香喜姑娘下班后，脸也没有洗，饭也没有吃，工作服也没有换下来，就一屁股坐在了香喜宾馆大楼楼

下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单人宿舍的床上，紧皱着眉头，半睁着眼皮，隔窗望着房外的天空中从朵朵浮云里钻来钻去的月牙。她越看，越觉得这月牙可怜，像是被坏人侮辱过的姑娘一样，不明不暗的；当月牙钻出云层，能透出一些月光时，香喜姑娘的心里就觉得好受一些；当月牙被乌云遮住的时候，香喜姑娘就觉得胸口压上了块石头，晦气，沉闷，透不出气来，她的眼睛里几乎掉出了泪水。触景生情，坐在床上的香喜姑娘望着月牙，不禁想起了她自己进城一个月的事儿。这个在乡村上中学时就很爱文学又爱英语的姑娘伸手拿起了钢笔，从她的枕头下取出了日记本子，慢慢地挪动着她手中的笔杆子，写起了她的心中的事儿。

香喜姑娘的字写得是歪歪扭扭的，长一笔，短一笔，长短不齐，看得出，她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房里的灯光很暗，但在这昏暗的灯光下，她手中的那支钢笔的笔尖也是很少离开纸面的。看样子，她的心里的话是早已准备好了，只是单等此时，把它倾倒出来。

不知不觉，这个在乡村就能写点东西的姑娘手下的纸上写出了这样一些话：

今天是十一月三日。进都市整整一个月了。这一个月的时间是漫长的，好像是一年的光景。我由乡村来省城，本想是喜气洋洋的，哪知道，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却是窝窝囊囊的。说话，人家都笑我。我本是一张薄薄的嘴唇，却说我是厚嘴唇。走路，人家也看我，我觉得我是个俊俏的姑娘，人家却说我是个“乡下人”的样子。吃饭，人家也瞅我，说我是“乡下妹子”，不懂得都市的东西怎么吃。可

也是真的。有一天午后，天气闷热，人家都买奶油甜筒，见别人买，我也买了一个，城里人要看乡下人的笑话，看我怎么吃甜筒，都瞪起眼睛瞧我，而我，真的不知道是剥去皮吃呢，还是带着皮吃，攥在手里，直发愣，不知怎么吃了……后来，我便把它装到口袋里去了……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我却急得眼睛里淌出了成串的泪水。

还有一件更糟糕更伤心的事儿，看到别的姑娘搽胭脂，抹口红，挺美的，我心里也觉得有些痒痒。一天，上班前，一位城里的姑娘高高兴兴地为我搽了胭脂抹了口红，我也没照镜子，就上班去了。到了班上，所有的人，不光是宾馆的服务员，就连来宾馆就餐的和住宿的顾客，也都瞪起一双眼睛看着我，笑我，像看西洋景一样，有的人还笑得低头弯腰的。我赶紧跑回宿舍，拿来镜子一照，方知别的姑娘那白嫩的脸上抹上胭脂和口红，都增加了几分美，而我红红的脸膛上抹上那东西，活像舞台上的一个小丑，丑死了，难看死了，叫人笑话，为人开心，我真想一头碰死在墙上，蒙上被子哭泣，下决心，一辈子，我再也不用那东西了。

一个月，真长啊，真难啊，不知流了多少泪水，也不知何时才能不叫人看我笑我，用针扎我的心呢？

香喜姑娘写到这里时，真像是有根针扎到了她的心上，她的眼帘再也挡不住她眼眶子里的泪水了，她呜呜咽咽地哭。

了；她只得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了头；这时，窗外天空上的月牙正好被一片乌云团团遮住；香喜姑娘觉得那片乌云在渐渐地往下沉，渐渐地往下沉，最后把她的这间小房子团团围住了，似乎是要把她的这个小房间压扁压碎，是要把她闷死在这个小房间里……不知是为月牙，还是为自己的命运香喜姑娘凄凄惨惨地哭出了声，她的泪水湿透了她手下的日记本上的一大片纸，看得出，香喜姑娘的心里是真够冤枉的，真够委屈的。

香喜姑娘哭了一会，又写了一会，哭哭停停，此时的她，是多么盼望有人来与她说几句心里话呢？有人来安慰安慰她这个受伤的心灵呢？但她望望窗外，静静的，清冷清冷的，未见一个人影。多么暗淡啊，多么无聊啊，多么沉闷啊，多么憋气啊，香喜进都市才刚刚一个月，她那股以为都市里到处都会放射着光彩的兴奋劲儿没有了，而是看到了都市里的一切之上都蒙了一层灰色的纱，黯然失色了。

暗淡的灯光下，香喜姑娘仍是伤心落泪地在她的日记本上挪动着她手中的那支笔，而且，她的泪水是越来越多了。

“不能这样了。”

“应当去找‘盖儿’哥哥去说说心里的话。”

香喜姑娘边想，边收起了她手中的笔和日记本子，起身推门，走出了自己的宿舍，拖着她的两条疲惫的腿，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向街西头的“春和苑”宾馆走去。

“盖儿哥哥，你看看，这大都市里是真好，电灯还有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五光十色，好看极了，咱们乡村还

点那煤油灯，穷极了落后极了……”

“还有，盖儿哥哥，都市的大楼真高，真气派，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楼，真像住在天堂上，真美啊，与咱们的那乡村茅屋就没法比了……”

“盖儿哥哥，你看人家都市里的电影院，那么多人从里面走出来，可真够大的，看电影，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在咱们乡村，半年看一次电影，还得站在山坡上看，有多寒酸啊……”

“你看人家都市里，穿的衣服是花花绿绿的，样式多新，多好看，多么迷人，要比我们乡村，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还有……”

这是劳盖和香喜姑娘由乡村来都市的头一天，下火车正好天黑了。第一次进都市，俩人迷了路，又不好意思问路就在省城火车站的周围转了起来。

人们都说，“乡下人进城，最使人能看得出来的，是眼睛不够用。”

香喜姑娘果真如此。

香喜姑娘看到都市里的一切都比乡下好，好像这座都市里的一切都在放射着光彩，在向她微笑，在向她招手，在召唤她，在迎接她的到来。

她兴奋极了。

蓦地，本是十分兴奋，而又觉得自己眼睛用不过来的香喜姑娘，却用两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她一直是走在前边的，这回却绕到了一直跟在她后边的她的盖儿哥哥的身后。香喜姑娘是一边后退，一边轻轻地捶着劳盖的肩头，哧哧地

笑着说：

“这，这，怎么能这样呢？”

原来在他俩个前边的路灯下，有一对男女青年正紧紧地拥抱着，热烈地吻着。

走出香喜宾馆的香喜姑娘，边走，边想，刚刚想过了她进都市头一个夜晚的事之后，不知不觉，她又想起了进都市来的另一件事。

劳盖进都市的第一个休息日的晚上，就兴致勃勃地来找香喜姑娘。这是一个雨后的夜晚，天空像是刚刚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明月挂在空中，都市里的高楼大厦、花草树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一切都披上了嫦娥送来的银白色的服装；虽是闹市，清凉的月光也使得它安祥了许多。天空碧澄澄的，月光分外皎洁。在都市里这样的夜晚是很少有的，许多人都喜欢在这样美好的夜晚逛夜市。

省城的夜市就在这远东大街上，极为庞大壮观。夜幕降临，街街巷巷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远东大街，摩肩接踵，人来人往。银白色的朦朦胧胧的月光中那五颜六色绚丽多彩的女人们的服饰更加艳美了，尤其那些用丝或高级化纤做成的极软薄极透亮的连衣裙、套裙、旗袍等，亮闪闪的，飘浮着，显透着年轻的女人们的那光滑动人的胴体和美丽多姿的线条，神韵，飘逸，诱人。月光中的情侣们，男的搂着女的腰，女的携着男的胳膊，柔声细语，温存接吻，多姿多丽，一片都市的夜晚风采。不光是远东大街的商店，搬出柜台，挑起电灯，摆设上五光十色的商品，以招徕顾客；就连离远

东大街较远的商店，还有许多郊区的农村商店，推车担担，也来夜市争生意做买卖。商品琳琅满目，一派繁荣气象。有人估计过，来夜市的人，多时有十万之众，少时也有三万多人。街两旁是座地的商店，叫卖的个体商贩则混杂在人群中，有卖大烧饼的，有卖羊肉汤、羊肉串的，还有卖豆腐脑的，还有卖甜沫和八宝粥的，还有端着大碗茶叫卖的，个个都十分热情。南方来省城玩猴子的，当众表演气功的，各式各样的乞讨者，也都招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省城的夜市极新鲜，极有趣，极有风味。

劳盖没有去逛夜市，吃罢晚饭，又特意梳洗打扮了一番，就来找香喜姑娘了。

这天，晚上七点半钟的时候，香喜姑娘正在她的小房间里闷闷不乐地洗衣服，她一边搓洗着衣服上的油污，一边伤心叹气，不断地发出低沉沉的叹息声。

“香喜，香喜……”

推门而进的劳盖，大声地喊着香喜姑娘的名字，他本想得到香喜姑娘一声爽快的回答；却不知，连喊了五六声，香喜姑娘仍在那里漫不经心地搓洗着手中的衣服，眼皮还是往下拉搭着，头也没有抬。连看都没有看劳盖一眼，不用说回话了。

劳盖见香喜这个样子，就走到了香喜姑娘的身边，拉过来一把椅子坐下，他把大声地喊话变成了轻柔的安慰的话儿了。

“香喜，有什么不高兴的，刚进都市，该欢欢乐乐的才好啊！”

香喜仍未接话。

劳盖又接着说：“香喜，这可不是在家里，这是在省城，一个新地方，可要多克制一些；要不，你就把一肚子的高兴往我身上泼，可千万别往工作和同志们身上使啊！”

香喜姑娘听到这里时，她的嘴角动了一下。她是想冲着劳盖的话，说一句“你管个屁用”，话到嘴边，又觉得这样太伤人情了，所以才动了动嘴角，把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

香喜姑娘心不在焉地胡乱搓洗着手中的衣服，肥皂泡溅到了她的身上，地上，到处都有。她的心情烦透了，糟透了，连说句应声话的心绪都没有了。

劳盖见香喜姑娘仍在搓洗着衣服，脸上又极不高兴，像是她手中衣服上的油污是越洗越多，而不是越洗越少。他知道香喜姑娘一定是不顺心。劳盖想了想，又说：

“香喜，咱们进都市来到大宾馆，当服务员，咱们在乡下可没有干过啊！你看到了没有，人家端托盘，托盘里有那么多的碗，却是稳稳当当的，滴汤未撒。人家报菜点饭，记得那么熟，开口就是一大套，别说是吃，就是听，也觉得甜丝丝的。还有，人家擦桌子、刷碗，都有个架势，多快，多好，多利落……”

劳盖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他是想把他看到的都市里一切有学问的东西都讲出来，安慰安慰香喜姑娘，让她安下心来，好好工作。

“还有，香喜，都市里的人穿戴就是比咱乡下好看；同样的东西，都市里的人就是比乡下的人会做，会穿，在这方面，咱也得向人家学习。”

香喜姑娘听到了劳盖的这话，她放下了手中的衣服，抬

起了头。劳盖光顾说话了，也没有看清香喜姑娘是什么样的脸色，就又笑着说：

“香喜，你看，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说着这话，劳盖的右手往他的提包里一伸，便从提包里掏出了一个紫红色的盒子，挺精致的。瞬间，他又迅速地把那紫红色的盒子打开，对着香喜姑娘眉开眼笑地说：

“香喜，这是一个化妆盒，我看人家都市里的姑娘用这个挺美的，有胭脂，有口红，你也跟着都市人……”

劳盖说这话的时候，抬脸笑着，眯着一双眼睛，眼神变得很温柔很亲切；半张着嘴笑着，笑得很惬意很甜净，两手端着一个化妆盒很温顺地送到了香喜姑娘的面前；看样子，他是真心为香喜姑娘买的，送的，是要让香喜姑娘用上这东西能增加几分都市女人的色彩……哪知道，他的话音刚落，就看到香喜姑娘忽地甩掉了她手中的衣服，带着满手的肥皂沫，就站起身来了，脸也白一阵红一阵地变化起来了……香喜，刚刚从乡村进都市的姑娘，她的脸上就自然地挂着一层红色，不容易叫人看出她脸色的变化来；而此时，听到劳盖这话的香喜姑娘，她的脸色的急剧复杂的变化，也使人们明显地觉察到了，明显地看出来了……刚刚听到劳盖的话时，她觉得劳盖是不会买化妆盒送给她的，她的心里还在想着她的那些伤心事儿，脸上仍是那样愁意绵绵的，还是坐在小板凳上洗着衣服，没在意……当她看到劳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化妆盒时，因为她还没有见过过化妆盒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她觉得劳盖刚刚进都市几天，一定不会买这样的东西送给她的，是在与她开玩笑，或许是个空盒子，但她的心里已是沉甸甸的了，红红的脸膛上见到了煞白的颜色，两嘴唇上